

陳誠堅強勇毅 (二)

王培堯

全面抗戰指揮大軍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戰開始，八月十五日，陳誠自廬山奉令飛赴南京，釐定戰鬥序列，十六日赴上海視察，十八日返南京。當時國軍爲第九集團軍的八十七、八十八兩師，作戰極爲英勇。未幾，日軍陸續增援，兵精器利，國軍抵抗相當吃力。他以為勢已至此，不得不戰。

北方戰場也日見擴大，他向蔣中正委員長進言，如敵軍集中兵力，由北向南直趨武漢，則對我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爭，誘敵分兵到東戰場，由東向西，則國軍可施行民國廿五年既定的持久消耗戰略。蔣委員長乃命他爲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統率第十八軍、五十四軍、第六師，以及在太倉附近的江防守備軍，擔任國軍左翼防線；另由朱紹良、張發奎擔任中央及右翼總指揮，調集大軍，實施持久消耗戰略。

九月杪，敵軍突破我戮行方面的防線，國軍被迫退守施相公廟一帶。他奉令爲第三戰區前敵總司令，負指揮瀾戰的全責。十月十九日督率各

軍反攻前進，與敵軍主力展開三晝夜大戰，雙方傷亡頗重，敵復增兵，以陸空聯合攻勢，猛烈進犯；廿四日，國軍退守大場、走馬塘。廿六日續向蘇州河南岸江橋鎮、小南翔撤退。

十一月初，敵軍第六、十八兩師團在杭州灣登陸，九日，侵略松江、楓涇。我淞滬戰地有陷入敵軍大包圍之虞。陳誠乃向蔣委員長建議全面撤退，已承核准。旋奉令再守三天，奮力苦戰後，邊限後撤，結束淞滬大戰。

本戰役，國軍力戰三個月之久，吸引敵人精兵廿萬，使其付出重大代價，而失去從北方出洛陽以塞潼關之口，下武漢以潰我腹心的時機。國軍雖然在戰術、戰鬥上失敗了，但却在戰略、政治上獲得成功。

南京失守，國府已遷往重慶，武漢成爲軍政中心。民國廿七年一月，陳誠奉命就任「武漢衛戍總司令」，當即積極從事整訓部隊，構築野戰工事。

同時，蔣委員長鑑於持久抗戰，集中意志、穩固軍心、加強軍民合作，都很重要；而當時有關此項的業務，却分由軍委會第六部和政治訓練

處，以及訓練總監部的國民軍事訓練處分擔，事權不統一。乃命令陳誠籌備，將上述各機構合併，改組成立軍委會政治部；二月，即令他兼任部長，肩負重任。

三月，他在武昌召開全國政工會談，指示當前政工路線和任務：提高軍隊的戰鬥精神，達到國家的建軍目的；組訓全國民衆，集中全國力量；運用宣傳力量，統一全國輿論，粉碎日軍誘迫國軍屈服的野心。

爲使保衛大武漢的事權統一，爲使軍事、政治能密切配合，民國廿七年六月，陳誠再奉令擔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並且又兼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書記長、「中央訓練團」教育長等重要職，成爲中央荷負重寄的重要人物。

七月，敵軍已以十二個師團之衆，配合海軍和陸戰隊，飛機五百餘架，分四路沿長江南北由東向西進犯大武漢，他趕赴九江指揮作戰。

七月廿五日，敵軍在九江登陸，國軍各部遵令以在德安、瑞昌一帶與敵決戰的計劃，加強部署。八月六日，他綜合敵情加以研判：

「日軍主力置於江南，尤側重於陽新至汀泗橋與大冶至賀勝橋之攻略，亟謀速戰速決。而攻南昌、犯長沙，與由永修犯蒲圻、岳陽之大迂迴行動之公算甚小，但仍必繞截粵漢鐵路，以達不戰而取武漢之目的。」他遂以此判斷，作作戰部署。

八月十日起，敵軍進攻星子、瑞安，接着瘋狂轟炸田家鎮。九月，蔣委員長命令將田家鎮要塞改歸負責長江北岸作戰的第五戰區就近指揮，並將「武漢衛戍總司令部」改歸軍委會直轄，任命羅卓英為總司令；陳誠則專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集中心力，指揮長江南岸軍事。

十月，他指揮薛岳兵團在萬家嶺之戰中先截斷敵軍後路，然後斷然反攻，於國慶日前夕獲得大勝。

十月中旬，敵軍利用海軍掩護和長江運輸的便利，迫近大冶。陳誠嚴令各部就地努力遲滯敵軍前進，利用山地地形節節抵抗，在十月底之前，確保德安、武寧、通山、釜牛、保安、鄂城之線，用以掩護今後的轉進。

十月下旬，江北的敵軍已迫近漢口，沿大別山西進的敵軍，也攻佔武勝關，切斷平漢鐵路線，並且有繼續西進截斷襄陽花園公路的趨勢。陳誠遂奉命按照預定計劃撤離武漢。

十一月廿五日，南岳軍事會議後，陳誠向蔣委員長請辭兼職。民國廿八年一月，中央命令「湖北省政府」主席由嚴重代理。四月，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由薛岳代理，他得以較多時間和精力主持軍中政治工作。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敵軍第一次進犯長沙，他又奉命入湘協助薛岳部署反攻，獲得空前大勝。

鄂西却敵鞏固陪都

民國廿九年六月，敵軍攻陷宜昌，重慶外圍的防禦非常重要，中央乃重行成立第六戰區（廿八年十月成立一次，不久撤銷），特任陳誠為司令長官，並且同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他為了肩負此一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看大門的重任，乃辭去軍委會政治部長、「中央訓練團」教育長及「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等職，以全部精力，赴恩施就任。

陳誠於九月一日到職，軍事方面，當以拱禦陪都重慶，阻敵深入為第一要務。當時有人以為敵軍沿江西犯的可能性不大，而沿襄河兩岸或由松滬南犯常德穀倉的公算大。他以為江防軍應以「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原則，加強守備戰備，所以第六戰區的配備重點一定要放在江防正面，不但要堅固防禦，而且要相機主動出擊，用收壓制嚇阻之效。

本此原則，他曾數次出兵反擊敵軍，民國卅年十月十日且曾攻克宜昌市，雖然遭到敵軍毒氣彈的毒害，被迫退出，但民國卅一年全年，敵軍未敢沿江西犯的事實，證明了他此一決心的正確和戰術的成功。

政治方面，當時湖北全省七十一縣市中，比較富庶地區大都淪陷，所剩卅一縣均為貧瘠之地；軍事上又分隸於第五、六、九等三個戰區，施

政上比較複雜。

陳誠主政之始，即以建設三民主義的新湖北為職志，一切措施皆依據國父遺教和蔣委員長訓示；不但解除民衆在戰時的生活困苦，增進民衆對政府的向心力，而且也直接間接的加強持久抗戰的力量。其主要的施政，在民政方面，實行「二五減租」，以解決農民問題；財經方面，以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為重點，以解決民生問題；教育方面，則施行「計劃教育」，以解決民智問題。

當他考察農民對乾旱災荒、興修水利漠不關心；發現農民的耕地都另有地主；正糧收穫，都要交租給地主，只有少數雜糧才歸佃農所有。田地乾旱，稻子枯死，可以提前改種雜糧，反而對佃農有利，此一畸形現象，嚴重影響了軍糧民食的充足自給。於是決定改進此一不正常事實，實行「二五減租」，加惠農民，刺激生產，增裕糧收。

陳誠嘗說：他生在農家，深知農民痛苦。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大部份是佃農；要解除農民的痛苦，最簡捷的辦法就是減租。於是，他根據國父「耕者有其田」的辦法，先行「二五減租」。

「二五減租」的辦法，簡單的說：農田正產物（不含雜糧）的總收穫量中，先提出二成五歸佃農所有；其餘的七成五，由地主和佃農平分，各得三成七五（佃農交給地主的佃租，為正產物總收穫的百分之三十七五）。

此一辦法於民國卅年四月開始實施，但地主

們都利用他們在農村中的潛勢力，多方阻撓、破壞，或是壓迫佃農，陽奉陰違；陳誠擇善固執，堅定不移的貫徹到底；加以各級人員的共同努力，此一新法終於暢行無阻。

財經方面，以維持人民生活、充裕戰力為前提，他針對事實需要，因時因地制宜，頒訂「民生主義經濟政策」，內容為：「增加生產，徵購實物，物物交換，憑證分配。」

增加生產：一方面擴大夏作和多作，多收糧食；進行公共造產，造林植桐；防治獸疫，繁殖畜牧；統籌訓練技工，輔導紡織工業；擴充工廠規模，加強管理效能。一方面挖塘通溝，修堤築壩開渠；興修農田水利。

徵購實物：除田賦改徵實物（包含稻穀和雜糧）外，並徵購大戶餘糧。另對食鹽、棉花、紗布、植物食油、雜貨等物，也視情況需要予以徵購。

物物交換：規定「合作社」為交換的對象，交換的物品以民生必需品為限；交換的比價，以當地評定的價格為標準。

憑證分配：先自湖北省級機關公務員、教員、保安團、警察人員和眷屬開始，次及縣級，然後普及全省民衆。分配的品類，以日用生活必需品為限，按照大小口決定多少。所需資金，由省府籌撥，縣由各縣自籌。

以上這些辦法的實行在當時的農村，確有許多好處。尤其自生產到分配，都由政府管制，實施後不但人民生活差距不大，更無不均之感；而且也可以避免戰時通貨膨脹的危機，收到安定社

會的效果，民心士氣也為之振奮。

教育方面：陳誠幼年即親身體驗，青年子弟受教育的機會太不均等；何況當此國難方殷，正需要廣大青年開啓智慧，培育知能，報効國家之時。因此他提出「計劃教育」的主張，指明此係「強人所不能，而非強人所不願」。辦法為：「人民無論貧富，均應有教育平等的機會。教育經費由國家負擔。」民國卅年八月，他宣布公費制度，湖北省境各級學校學生的衣食，均按規定定量發給；另外書籍、雜費、零用等也核實發給。

正當陳誠在湖北大展宏猷的時候，又一件關係重大的艱巨任務交付他去肩負。民國卅二年二月，他奉命為遠征軍司令長官（仍兼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湖北省政府主席）。

當時我國對外交通幾乎全被敵軍封鎖，如何迅速開放滇緬路交通、訓練新軍、準備總反攻是最迫切的要務。三月十日，陳誠在重慶與美國史迪威中將洽商訓練部隊和供應裝備的計劃，並且決心克服我戰鬪部隊缺員極多，武器欠缺不齊，戰力無從發揮等困難。廿八日，飛抵雲南楚雄司令長官駐地，次日即赴大理，向幹部訓示遠征軍的任務，是參加由中、印開始反攻敵軍的中、英、美聯合作戰，先行開闢由印度到中國的陸上交通供應路線，增加我國各戰區所需的軍用品，補充我國改善國民經濟所需的物資，然後國軍即可全面反攻，轉移遠東全局。

五月五日，陳誠策訂作戰計劃，預訂於八月底前完成一切整備後，於英、美盟軍及中國駐印軍向侵入緬甸的敵軍發動攻勢的同時，以一部向

車佛南方向緬甸揮部進出，牽制泰國境內的敵軍；主力則進軍滇西向緬北攻略，以達成恢復中、印、緬水陸交通和協助英、印盟軍收服緬甸的目的。

可是，就在五日的當晚，敵軍却在鄂西發動大規模戰役，先行渡江南犯，企圖分散我防守長江正面重點的注意力，甚至移用重兵於江南戰場；然後乘虛沿江西上，直叩巴瀾門戶。

代理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運璿召開軍事會議，權衡保衛洞庭湖區穀倉和江防重點的利害，相差幾微，幕僚之間發生爭辯。陳誠了解各情，已揣透敵軍擊東擊西的策略，迭電恩施，囑注意江防軍正面，切不可輕行抽調部隊。嗣因戰況緊急，敵軍西犯的跡象也逐漸明朗；他再奉命由雲南趕回恩施，親自指揮。

盤據宜昌的敵軍，果然大舉西犯，攻佔漁洋關，來勢極洶。但他却沉着應戰，以十八軍的一師胡璉部固守石牌要塞，準備孤立作戰，而以長陽以南、清江南北兩岸為預定決戰地區，預訂於五月底到六月初與敵軍決戰。

五月廿九日，敵軍因猛攻石牌要塞死傷極慘重，改向西突進。我江防軍總部被迫由三斗坪南移太平溪，對三斗坪附近戰況表示難以支持，要求陳誠准予變更陣地到廟河南北之線。

這是個很難下決心的問題。因為國軍用於決戰的兵力尚未完全集合到預定地點，如三斗坪失守，石牌要塞孤立，那麼長江北岸的三遊洞到廟河間，可能有數十華里的空隙，給予日軍可乘之機，則巴東將受威脅。一般認為國軍恐將無法挽

回頹勢。

陳誠連夜慎重考慮，決心仍照原計劃實施，縱然三斗坪失守，石牌要塞孤立，也在所不惜；而嚴令江防軍盡全力扼守現有陣地，不作退避的打算，其他各軍仍按預定計劃展開反攻。

結果，敵軍知難而退，他立即電令各軍追擊，於六月十四日收復江南各地。

鄂西之戰結束，他於九月回到雲南昆明，籌劃遠征軍作戰事宜；十月胃疾復發，十一月辭去遠征軍司令長官職務，回重慶養病。

整頓國軍精兵主義

民國卅三年四月，敵軍以新銳兵團及坦克部隊對我豫中發動攻勢；五月廿五日，攻陷洛陽，乘勝西進，六月十日攻陷函谷、靈寶，十一日再陷閿鄉，陝西吃緊。十二日經國軍反擊，加以潼關一帶國軍部署嚴密，敵軍無隙可乘，乃於十三日全面退却。

中央以洛陽已失守，乃將關中的第八戰區撤併一戰區，在漢中設長官部，特任陳誠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郭寄嶠為副長官）。他於七月十五日在漢中就職，隨即前往西安和豫西西坪召開會議，檢討得失；並決定山東、蘇北、蘇魯豫皖邊區、冀察戰區的若干黨、政、軍人事。並且擬具計劃，擬將在湖北省實施的「計畫教育」與「土地減租」等辦法，引用到西北。特別向各界人士強調：「公誠負責為做人做事第一道德」，「推諉拖混，則為革命最大罪惡」，「今日之事，必須爭取時間，不可等待時間；當前大勢

，必須解決問題，不可等待問題」。三十三年九月上旬，敵軍十五萬人自兩廣及湖南分三路進攻柳州、桂林。十月柳州失守，國軍節節敗退。

當時，發覺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過去的戰團雄師，已經由於長期戰爭而呈現疲老的現象。

加以軍中物質生活的困苦，日甚一日，若干部隊長不但以吃空缺中飽私囊，更有利用權力機會私營商業的；於是軍中紀律、精神、戰力都受到很大影響。這種弱點，在民國卅二年的豫中和桂柳戰役中，均有暴露。蔣委員長以為此事如不能徹底改革，則後果不堪設想；乃下決心予以整頓。

恰好何應欽就任陸軍總司令，赴昆明有重大任務，蔣委員長乃將此一艱巨繁重的任務，再交付陳誠去承擔；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任命陳誠為軍政部部长，辦理此事，並整飭軍政。

陳誠對此事早有深切的體認，曾經表示：「我們今日要整理，實在困難太多；但如不加整理，則危險性更大。不僅抗戰不能勝利，即使盟軍協助打敗了敵人，我們自己也不能維持下去，總會有一天要整個崩潰的！」

整軍計劃的主要目標是徹底革除中飽、吃空缺的積弊，普通改善官兵生活，足兵足食。於是決定改現金補給制為實物補給制，先由憲兵開始實行，再逐步推行到各部隊。另外就是裁併駁枝軍專機構，淘汰軍中冗員，擬議第一步先裁減一百萬到一百廿萬人，做到適合國家預算的程度。

陳誠知道這種大改革是要任怨任勞的，但他為了達成任務，決心貫徹原則，絕不畏難停頓。

他說：「要和敵人拚命，自須先糾正自己不合現的現象。」

民國卅四年九月，抗戰勝利，整軍工作更為重要，他推動也很積極。十一月廿五日，他在一次公開講演中說明整頓情形：

部隊：整頓前有一二四個軍、三五四個師，卅六個獨立旅、二八個獨立團、十五個獨立營。已整編八七個軍、二二三個師、八個獨立旅、卅五個獨立團、五個獨立營，已裁減卅一個軍、一一個師、廿八個獨立旅、八十三個獨立團、十個獨立營。

軍專機構：原有四五五〇餘單位，已裁併一七七九個單位；同時，因需要增加二五五個單位，總共尚有三〇二六個單位。

軍事學校：原有九二個，裁併七〇個，新增加十六個，總共尚有三八個。

兵員：原有五九〇萬餘人，裁汰二二一萬人，新增五十餘萬，尚實有四三四萬人。

另外，陸軍總司令部所轄美援武器的卅六個師，已完成配備百分之七十八；國產武器配備的整編師共五十八個師，輕兵器配備已完成百分之七十，重兵器為百分之卅四。

另外處理偽組織的軍隊六十萬人，和雜牌游擊部隊廿萬人，已半數裁汰。

提到偽軍問題，比較複雜，這些偽軍遍布南北，曾經戴笠於抗戰後期策動，秘密反正；勝利之初，聽候中央命令，接受先遣任務，維護地方治安，監視日軍，防堵共軍乘機接收城市。他們都希望政府能正式予以收編，給予正式番號。另

外，共黨為擴大叛亂，爭奪政權，也向他們誘惑招納。然而，政府正在自行整軍的階段，許多抗戰殺敵的將士，尚須裁汰，何能收編整個偽軍？更何況偽軍的素質、戰力，也不合精兵政策的要求，但也不能不予善加處理。於是，陳誠與有關單位再集會討論，一致主張編遣。對於偽軍軍官，則分「甘心附逆」、「投機兩可」、「被迫脅從」、「奉派策反」四種原則處理。

當時，對淪陷地區的接收，由黨、政、軍三方面共同負責。軍事方面，分為接收失地和物資兩部份。

由於共軍破壞交通，爭先接收；雖然日軍堅守只向國民政府中央受降長官投降的原則，但中國幅員廣大，國軍一時難以開抵受降地區，情勢也很緊急。於是，陳誠商請美軍派飛機協助，輸送八個軍，先控制重要城市，然後陸續加強各方兵力，逐漸完成收復失地的任務。

敵偽物資的接收則本「統一收繳事權，以防止弊竇，減少損失；規定接收範圍，凡非軍用物資，不予接收；妥籌利用，以節省國庫開支，增加效力」等原則辦理。

美軍物資的接收，則由軍政部擬定辦法，組織「接管美方物資特派員辦公處」，派員分赴各地，實行清點接收。

以上接收失地和物資的工作，大體說來，很能够爭取時效，杜絕弊端，充份顯示辦事的高效率。

民國卅四年十二月，陳誠奉派為「中央軍事機構改組委員會」主任委員，在蔣中正主席的指

示原則下，依照國家利益和美軍的組織系統，完成改組方案，於三十五年五月完成。

民國卅五年六月一日，「國防部」成立，七月一日，陳誠就任「國防部」參謀總長，兼海軍總司令。分從整理陸軍、建設海軍及陸戰隊、增強空軍、革新軍事制度各方面努力並進。另外，還繼續改善官兵生活，安置復員官兵，創辦退除役制度；並且再度裁汰機關、部隊三分之一。

民國卅六年二月，陳誠晉任陸軍一級上將。為了轉達統帥意旨，溝通上下意見，他在參謀總長的一年任內，親臨鄭州、徐州、濟南、青島、北平、瀋陽、歸綏、太原、蘇北、張家口等地，就輿感和聽聞所及，提出建議，供統帥參考。

其後，當國軍圍剿共軍失利時，有人責難他的整軍工作操之過急，這是一項求全的苛責。因為剿共之所以失利，並不是國軍在人數和裝備上處於劣勢，而係情報的不夠靈通深入，受到和談牽制，失去主動先機，各方面的配合不够密切。他對此，曾經有坦誠的公開說明：「不論人如何責難，我總覺得對得起國家，拿一切數字可以證明」，「並且當今剿共戰役證明，凡經整理訓練的國軍，共軍即畏懼不進；經過整理而未訓練的國軍，其機會與共軍相等；尚未經整編的國軍，遇共軍即潰。」

臨危受命主持東北行轅

民國卅六年八月廿八日，陳誠奉命兼任「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主任，九月一日飛往瀋陽就職。

這是一件最艱巨的工作，因為當時東北剿共的情勢已相當險惡。軍事方面，廣大的空間面已被共軍控制，國軍只能控制一些點和線；政治和經濟方面，也有很多難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根本不能與軍事密切配合。蔣中正主席所以命他以參謀總長的身份去兼任行轅主任，是希望他能施以鐵腕，力加整頓改革，扭轉乾坤。他在到任之前，曾經四次去東北視察，對東北狀況相當了解。就任之後，即在公開場合指明當時軍事方面的弱點，他說：

「各部隊長不能專心負責剿共作戰，反而去經商、辦學校、作政治活動，各級地方政府乃收編雜色游擊隊伍為保安團，將保安團經費列於預算第一位。事實上，這些保安團仍不用力作戰；甚至打了敗仗，各自逃走，還不使上級知道。：這種『縱兵殃民，逼民為匪，收匪為兵』的惡劣循環現象，必須立即糾正。：」

陳誠以「整飭內部、安裕民生、培養戰力」為當務之急，鄭重宣佈：「當前以整頓軍專為第一要務，以爭取人心為中心工作。」為使各級人員認清問題的癥結，他在工作會議中明白指出：「東北的缺陷，在一切不正常」，而要求「今後必須剷除特殊的現象，一切自正常處做起。」

經濟方面，從日本人接收來的工廠物資，沒有善加處理，每月尚須由中央撥款補貼管理費用。有些有錢的人，又將資產轉移到關內，還有若干貿易規定也太着重消極的管制，不能積極的做到貨暢其流，以致東北社會經濟大受影響。

陳誠就任後，隨即召集國家銀行及商會負責

外人，訂定避免資金內移的辦法；並且合併改組若干處理接收生產機構，限期復工加強生產。對於東北主要的產品大豆，則改已有的「管制政策」為「輸出許可制」，開放國外貿易，爭取外匯。

十月，再廢止「東北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將原來「向關內輸出要受到貿易管制，自關內輸入則一切自由」的辦法，改為輸出和輸入在計劃範圍內都任其自由。今後，凡輸入東北必須的物資，即可憑運單發票，申請輸出同等價值的器物，切實做到關內外貿易暢通的地步。

為使東北軍民糧糈充足，他特地呈准中央派員赴上海、天津等處購運糧食。

政治方面：他將「東北行轅」原設的「政治委員會」和「經濟委員會」合併為「政務委員會」，以一事權，他兼任主任委員。因為專心指揮軍事，他只過問大計原則，日常事務則交由副主任委員王樹翰負責處理。

軍事方面，最迫切的是彈藥兵員的補充，和地方政府的配合。他迅速從關內運來彈藥武器與被服和補充兵九萬人，在東北徵兵八萬人；改訂各軍編制與裝備，使其更適合作戰需要；並且嚴格規定各省、市、縣政府縱然城市不守，但不得離開轄境，要將行政組織形成戰鬥體，加強獨立的機動性，配合國軍防堵共軍侵襲。自陳誠到任後的第六日，共軍即發動一連串的攻勢，歷時四個月之久。他以一面培養戰力，一面確保戰略要地的原則，使用必要的兵力，守備永吉、長春、四平、瀋陽、錦州、葫蘆島等地區；而另以有力部隊機動控置於鐵嶺、錦州，排除北寧路障礙

，然後打通瀋長路交通，並待機集中優勢兵力，以圖各個擊破共軍。四個月中經過四個重大戰役，第一和第二是共軍圍攻瀋陽之戰，都被我擊敗，局勢一度相當開朗；第三次是永吉北寧路之戰，共軍無功而退；第四次是公主屯之戰，從十二月中旬開始，打到民國卅七年一月上旬，起初情勢對我非常有利，但因廖耀湘兵團未能遵令前進按時到達戰場，反擊共軍，以致國軍新編第五軍被共軍優勢兵力擊破，損失重大，共黨益形猖獗，他深為痛心，向蔣主席自請處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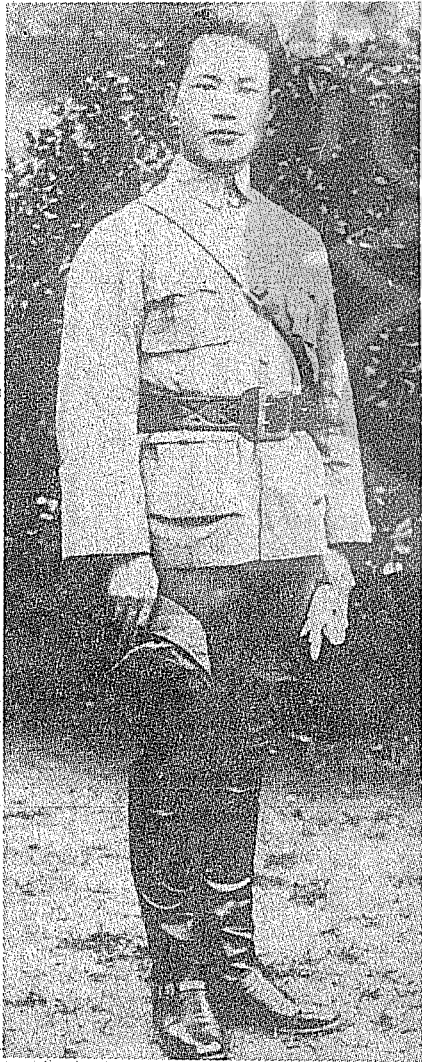
陳誠原患有十二指腸潰瘍症，民國卅二年在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發作一次，相當嚴重，經過幾個月的療養，才告平復。民國卅四、五年均曾復發，祇因公忙，無暇根治。到瀋陽未久，太過勞累，病又發作，但以當前局勢嚴重，只好盡力苦撐，甚至常在臥病中約見軍政要員，指授方略

；並且日夜以電話指揮軍事，等到病勢嚴重，蔣主席曾派名醫戚壽南到瀋陽診治。民國卅七年一月十日，蔣主席親至瀋陽巡視，並慰問他的病情；回京後，即准他辭去東北行轅主任的職務。他乃於二月五日飛往南京，旋即赴上海就醫。五月，再辭去參謀總長本兼各職，割治十二指腸；十月，移來臺灣療養。

自從民國十八年討逆諸役，以至剿共及抗戰期間，陳誠常有重要兼職，多受任於危難之際，收拾殘局；外人不能察知其中艱苦，每有指責。惟蔣主席知之最深，始終信任。他也自知譽滿天下，謗亦隨之，但既深荷知遇，遂也不急求世人諒解。如抗戰時宜昌不及挽救，勝利後東北局勢未能扭轉，他都難自白。但鞠躬盡瘁，他已盡到心力了。

(未完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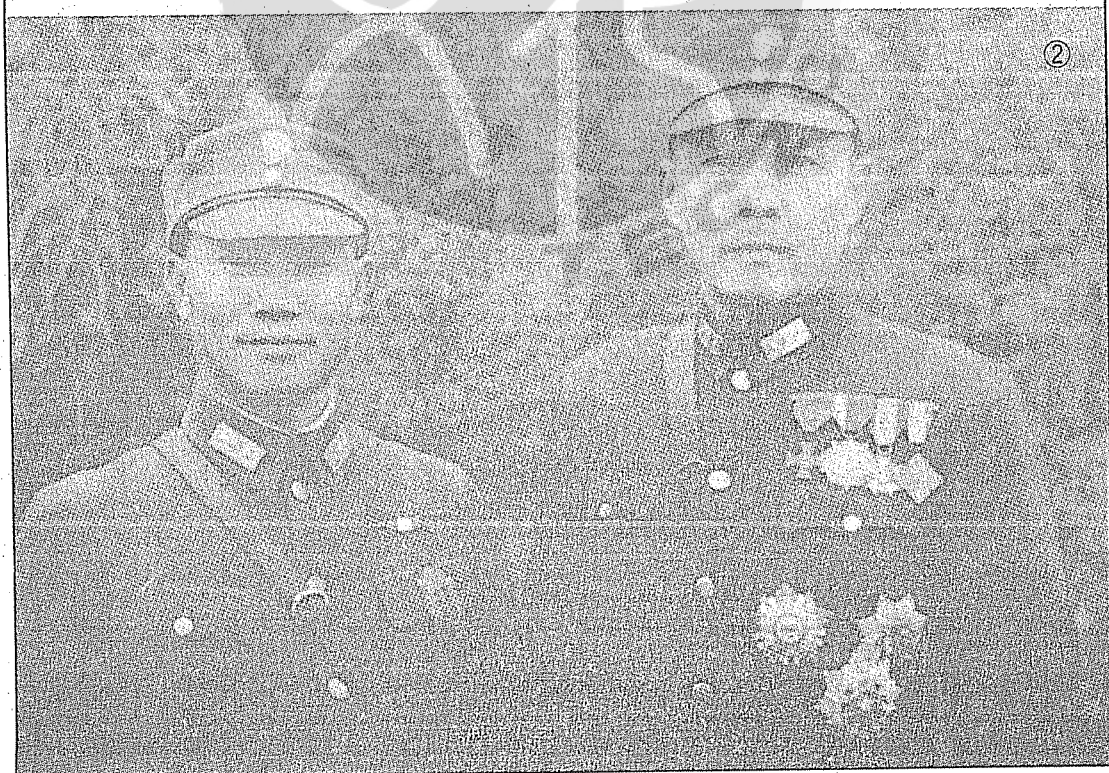
陳誠將軍任十八軍軍長時的照相。





①25年12月1日陳誠將軍(左)在綏遠平地泉視察。

②33年陳誠(左)與軍委會調查統計局長錢大鈞(右)合影。



①三十五年陳誠(右)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與戴傳賢(左)會談，後左爲程潛。②三十五年陳誠(中)任軍政部長與海軍軍官合影。

